

目 录

译文集序	(1)
对他人及其生活表现的理解	[德] 威廉·狄尔泰 (1)
历史上的个体	[德] 亨利希·李凯尔特 (17)
论历史的意义	[德] 卡尔·雅斯贝斯 (51)
知识社会学	[德] 卡尔·曼海姆 (61)
历史秩序的失落	[德] 吕森 (71)
历史的规律	[法] 雷蒙·阿隆 (88)
科学和历史哲学	[法] 雷蒙·阿隆 (104)
历史的话语	[法] 罗兰·巴尔特 (113)
结构人类学和历史	[法] 马克·加博里约 (128)
辩证唯物主义	[英] 伯特兰·罗素 (146)
历史作为一种艺术	[英] 伯特兰·罗素 (163)
历史哲学的性质和目的	[英] 罗宾·科林伍德 (182)
我的历史观	[英] 阿诺尔德·汤因比 (203)
《历史主义的贫困》序	[英] 卡尔·波普尔 (215)
《历史主义的贫困》摘译	[英] 卡尔·波普尔 (220)
观念的冒险	[英] 怀特海 (235)
决定论、相对主义和历史的判断	[英] 以赛亚·伯林 (241)
历史中的“涵义”	[英] W. H. 沃尔什 (255)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眼中的史学	[英] R. F. 阿特金森 (272)

什么是历史事实？	〔美〕卡尔·贝克尔 (290)
历史中的客观主义	〔美〕莫里斯·曼德尔鲍姆 (309)
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	〔美〕卡尔·亨普尔 (320)
历史哲学——其起源及宗旨	〔美〕A. 斯特恩 (335)
黑格尔与福柯 迈向不见人影的历史	
.....	〔美〕麦克·克利福特 (372)
历史与科学世界观	〔美〕威廉·麦克尼尔 (393)
历史和编年史	〔意〕本尼戴托·克罗齐 (410)
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哲学”	〔意〕本尼戴托·克罗齐 (423)
历史是一个体系	〔西班牙〕奥特伽·伽赛特 (438)
后记	(451)

译文集序

“历史哲学”一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含义。一般地说，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寻求历史演变的规律，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对象是整个历史过程。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可以说是西方第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中世纪以来，直到近代初期，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神学史观。奥古斯丁企图用超自然的天命来拯救人类。在他看来，自有人类以来，就有两座城市，一座是“上帝之城”，一座是“尘世之城”。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尘世之城的历史。

按照奥古斯丁的观点，历史是一幕世人赎罪的戏剧。历史是尘世世界和上帝之城之间的斗争。尘世是魔鬼的世界，是罪孽深重的人类的世界，它被尘世的享乐和物质利益所败坏，因此命定要受到永久的处罚。天国则不同，那里是一些救赎和永久幸福的圣人们以及其他正直的人组成的社会。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类的历史的整体是可以解释的。

奥古斯丁认为一切历史事件都是超自然的行动者直接干预的结果。他解答一切历史问题的论据是来自天启，而不是根据对经验事实的研究。这对以后的宗教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经院哲学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自然规律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中逐步占了上风。人成为近代哲学的主体。这种趋势也影响到历史哲学的发展。哲学家们是从“人”的方面，而不是从“神”的方面去观察历史的。近代历史学家们也就不再把“上帝”作为历史的中心，而是以人类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维科力图把历史学系统地改造成一门“新科学”，他对历史学的突出贡献就是唤醒了人们的历史意识，他要在神意之外去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维科于 1725 年出版了他的《新科学》，这本书构成了历史哲学世俗化的开端。这位意大利思想家关心的是对人类本身的自然过程的研究，而这与超自然的干预完全无关。维科的伟大发现是：世界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因此在人类心灵本身的变化中可以找到它的原则。

伏尔泰第一个使用了“历史哲学”这个术语。他探求的是民族的精神、习惯、习俗等等。只有能起重大作用的史实，伏尔泰才写进历史。他是本着这种精神去写他的《路易十四时代》的。他在写这部著作的时候，并不是为路易十四树碑立传，而主要是为了描述路易十四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在伏尔泰看来，理解历史要从大处着眼，而不应注意细枝末节。写历史不应根据奇迹，也不能根据神话，而要根据历史事实。

他说：地球上的万物都变了，可是惟有美德从来不变。伏尔泰对历史哲学的贡献还在于，尽管其著作中存在西方中心论的早期胚胎，但他写历史远远超出西方的疆域，开启了近代世界史编纂的新时代。伏尔泰在历史哲学世俗化方面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伏尔泰试图把历史的和自然的一切事件当作普遍规律的必然产物来解释。虽然有时他也借助于上帝，然而伏尔泰的上帝不是奥古斯丁的也不是鲍修哀的上帝。在伏尔泰那里，上帝失掉了它的神性特征，而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由于伏尔泰，历史哲学从神学阶段进入了形而上学的阶段。

实证主义者要寻求的是支配历史变化的规律。孔德有意使历史研究模仿自然科学并尽力向它看齐，这一思潮被称为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者以纯自然科学的眼光看待历史学。他们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它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其中得出结论。他们尊重历史事实。

实证主义者试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到历史学研究的领域

中来,他们认为有可能系统地阐述历史发展的规律。他们认为,人类认识的各个领域都是逐步地从超自然的神学阶段开始,经过思辨的形而上学阶段,而达到以经验为根据的“实证的”或科学的阶段。然而他们却忽视了这两种科学不同的性质,其方法虽可借鉴乃至引用,但不能全盘取代。

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包括两件事: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历史的过程与自然的过程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因此解释历史就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泰纳提出了自然环境决定论,他用种族、环境和时间三项标准来衡量一切心灵的产物。英国历史学家巴克尔同样认为人类社会是有规律的,在他看来,历史研究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人类是受因果律制约的。

实证主义对19世纪历史编纂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大大推动了对历史记录の考订和历史材料的积累。实证主义者试图把社会现象从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历史学终究不是自然科学,也不可能以自然科学为依归。

德国唯心主义与历史循环论、实证主义不同,它们把文化科学中的历史学领域同自然科学严格地区别开来。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把历史看成是人与社会制度之不断顺应理性观念的过程。康德认为,人类的行为同任何自然事件一样,是由普遍的自然规律决定的。历史学的作用就是表现这一过程。康德把历史看成是发展进化的过程,同时他也重视历史事件中的因果关系。赫德尔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但不是直线发展的,他力图把民族性与人类理性不断进步的信念结合起来。赫德尔提出,应该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民族精神来考察各种历史文化的特性,应该把历史看做是外因(环境)和内因(精神)相互作用的产物,这些方面都是赫德尔超出前人的贡献所在。

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是“一个神正论”。他认为世界历史尽管景象万千、事态纷纭,但它却只是“精神”发展和实现的一个过程,

而正是这个过程证实了“上帝”。“一般说来,世界历史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哲学’所关心的只是‘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①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本身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它就是理性自身(精神或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黑格尔坚持自然和历史是不同的东西,因此他拒绝通过自然来研究历史。他区别了自然的非历史过程和人类生活的历史过程,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以否定进化的学说来强调这种区别,就是错误的了。

历史是精神的自我实现,是自由的扩大或自由体现于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之中。黑格尔这个基本观点对后世历史哲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斯宾格勒称他的历史哲学为“文化形态史学”。因为他写《西方的没落》这部书的主旨就是“对照着古典时代的没落,而描述我们自己如今正在进入其间的、历时达数世纪之久的一个世界历史的样态”。该书“深蕴历史本质的观念”。斯宾格勒要对“命运的历史与哲学”作一次新的探索。

在斯宾格勒看来,把世界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段是传统的方法,表现出欧洲人的骄傲与近视。而斯宾格勒则对各个文化、各个文明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他认为历史包含有许多古往今来的文明,每一个文明都要经过起源、生长、衰落和灭亡的周期。实证主义者和德国唯心主义者都认为欧洲文明代表人类历史的顶点,而斯宾格勒则认为西方文明只是同样的许多文明中的一个而已,而且这个文明正在走向没落。

汤因比是当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汤因比看来,上帝不仅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且是最高的历史事实,宗教是唯一值得历史学家注意的题材。把历史转变成为神学,确实是理解全部汤因比历史哲学的钥匙。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115、503页。

本世纪中叶,汤因比的 12 卷巨著《历史研究》先后问世。汤因比在他的《我的历史观》一文中是这样说明他的主要论点的:一、历史研究中无可再小的、可理解的基本单位是“文明”,或者称为“社会”,而不是一般人所称的“民族”或“国家”;二、人类历史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平行的”和“同时代的”。汤因比为人类历史描绘了一幅总的图式:人类 6 000 年的文明史可分为 21 个文明,每个文明都经历五个阶段: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文明起源和生长的原因是:挑战和应战;文明衰退的原因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文明衰落的标志是:“统一国家”的诞生。

许多学者都把斯宾格勒与汤因比相提并论,并把他们并称为“历史循环论者”。其实斯宾格勒与汤因比虽然有共同之处,但他们之间也有根本的分歧。斯宾格勒是宿命论者,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代表,而汤因比则不同,他是一个凌驾于命运之上的人,他认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因此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汤因比曾把历史比作一个织布机上的飞梭,他认为飞梭在来回的运动中,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美丽图案;他又把历史比作一个转动的车轮,车轮每转动一圈,都向前进了一步。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汤因比看成“历史循环论者”。汤因比在谈到文明的衰落时,曾感叹道:是不是每一个文明都必须灭亡呢?他认为不一定。在他看来,希望之火还在燃烧,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改变历史命运。他曾把“历史循环论”当作痴人说梦,说历史循环论纯属无稽之谈。

思辨的历史哲学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都试图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它们却都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局限性,缺乏严密的、科学的与逻辑的分析。正因为如此,使得它们不能建立起坚实的科学体系。到了 20 世纪初,由于自然科学各种新发现和新理论的百花怒放,旧的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就悄然让位于所谓的科学的(或分析的)哲学,于是思辨的历史哲学也就随之而日益让位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这一趋势或这一重点的转移,在科学哲学方面与在历史哲学领域里的变化紧密相连。

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探讨和解释的不是历史过程,而是历史学,其中包括研究历史学家自身的思想、认识方法等等,并用哲学的眼光来考察历史知识的性质,换句话说,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的批判。

布莱德雷认为,历史的事迹,大都不是历史学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件,常由以往述说事实的人作证。历史知识不是盲目地、消极地接受证词,而是要对证词作出一种批判的解释。历史学家要接受证人的作证,就必须在自己的心灵中重建证人的思想。

狄尔泰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历史所论述的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而自然科学论述的则是抽象的、一般的事物。狄尔泰以“体验”这一概念作为理解历史的关键,因此历史是要从内部来认识的。狄尔泰反对科学与哲学对历史进行干预。狄尔泰主张历史与史学之自动性与独立性。他将生命与历史合并起来。他不研究历史发展之规则,而探讨历史知识本身种种问题(性质、方法)。

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历史学家梅尼克等人都严格地区分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只出现一次的独一无二的现象,因而不可能总结出普遍的规律。他们都强调直觉在历史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历史理解是主观的东西。李凯尔特提出,成其为科学规律的东西必须是反复出现的,而历史事件却是不可重演的。

德国的历史主义诞生于 19 世纪。历史主义把每个人、每个事件、每个国家、每个时代当作独特的个体。而每个个体都有别于其他的个体的特征,但它们也有共同特征。历史主义有明显的反思辨的特色。德罗伊森、狄尔泰、特费契克和梅尼克等人都阐述过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他们看来,历史与文化科学,在方法上同自然科学截然不同。把历史归纳为模式,以及把概念和概括应用于历史上个别人物的任何企图,都是意味着对活生生的现实的侵犯。历史学家必须直觉地静观历史的现实,以便重新体验过去的时代。

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在历史情境中进行的主观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历史观察家的推理能力,而且还包括当他领悟其历史题材的全部性格或精神时他自己的全部性格。各种认识和价值都是同文化有密切关联的。^①

科学主义主张人类与历史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主义则主张社会与历史范围有其独立性,只能用历史方法。

克罗齐和科林伍德都认为历史科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提供的是有关个体的知识,而不是一般的或普遍的知识。自然科学是从自然界的外部来研究自然界的,而历史科学则从人的内部来研究人类的经验和思想。两者不仅方法不同,而且各自所要证实的假说、性质也根本不同。人类历史乃是精神的历程,人类的活动无不渗透着人们的思想。与自然科学不同,历史学必须对过去的思想进行反思,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历史学家关心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实,而是具有思想的行为。

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是思想的产物,是过去时代的活思想,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它只存在于历史学家对它的思想认识之中。克罗齐强调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历史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不承认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就不可能理解历史思想的实际变化过程。克罗齐认为历史就存在于我们心中。

科林伍德的基本论点是 历史就是思想史,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演过去的思想。在科林伍德看来,历史学是一门自律的科学,它不受自然科学的支配。科林伍德还猛烈攻击了剪刀加糨糊的传统史学。这些论点对后来的历史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克罗齐和科林伍德两人在论证历史的本质即思想时,有其深刻的创见,但历史与思想的同一性究竟不是、也

^① 参阅伊格尔斯《历史哲学》条目(载《美国百科全书》,1977年国际版第14卷),转引自《文摘》,1980,第8期。

不能等同于历史和思想的统一性。历史的背后总有思想在支配，两者是统一的，但思想并不就等于全部的历史，两者并不是一回事。

在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变过程中，克罗齐与科林伍德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他们都强调哲学与历史学的统一，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哲学家，而且同时又都是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哲学内容丰富，不像有的分析派哲学家在论述历史学的理论时显得空洞无物，只有一般的、抽象的逻辑分析。科林伍德自称他一生都致力于在哲学和历史学之间搭起一座友好的桥梁。哲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是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科林伍德强调历史学家的作用，而忽视历史事实的重要性，他的这一理论似乎给人一个感觉，那就是历史好像是历史学家创造的。这样走下去有可能滑到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

爱德华·卡尔既反对“认为历史就是客观地编辑事实”、解释并不重要的观点，也反对“历史是历史学家头脑里主观的产物”的观点。他认为这两种理论都站不住脚。历史学家要反映人的本质，他既不是历史事实的“卑贱的奴隶”，也不应该成为其“暴虐的主人”，因此，“历史是历史学家要反映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分析/批判派的历史哲学家中有些人不承认历史有客观规律，不承认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可以预见。他们认为历史研究并不是科学，至少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波普尔认为一切思辨的历史理论都是伪科学。他说，人类知识的进步是不可能预言的，而历史的行程又在极大程度上为知识进步所左右，因此历史的行程不可预言，历史的进程也无客观规律可循。

罗素认为，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毫无意义。因为在罗素看来，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科学就其一般的意义上讲，它只是指弄清事实。历史著作如果要产生社会效果，它就必须有趣味性，才能使人们对历史产生兴趣。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对他所

叙述的事件和他所描写的人物要有感情,而其前提则是,历史学家不能歪曲历史事实。罗素特别反对把历史写得枯燥无味,把人物描写得无血无肉,没人爱看。在罗素的观点中特别强调治史“贵有史识”,那些人云亦云、自己不去探索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写史贵有创见,能道人所不能道。罗素既反对卡莱尔及其门徒们极度夸大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也反对过分藐视历史人物在历史上作用。实际上,在罗素看来,历史人物的作用与“机缘”有着紧密的关系。所谓“机缘”就是“各种具有重大影响的细小事变”。在两大势力处于大致平衡的时候,一小点力量就会“翻倒整个天”,因此偶然事件也会在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

丹托以为人们对同一件历史事实的理解,既可以是思辨的,又可以是分析的,两者并行不悖,并且可以同等地是真的。亨普尔的中心论点是:“解释任何事件(不管什么性质)只需把它纳入一条普遍规律之下,根据它,如果已知某些能详细说明的条件发生,原则上就可能预告所谈论的事件。”在亨普尔看来,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与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是十分类似的。它是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手段。亨普尔的论点受到来自非分析派的哲学家们的批评,职业的历史学家们对此也表示怀疑。

自20世纪初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分析哲学在英美哲学界逐渐占有压倒的优势,从而影响到西方历史哲学也日益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历史学命题的语义分析方面来。尽管也不乏有某些人(例如汤因比就是其中一个)仍然在努力构造其思辨体系,但普遍的趋势却是更着重于对历史理论的知识论研究。这些历史哲学家批判思辨的历史哲学没有认识到历史的自律性。

分析/批判历史哲学把对历史的理解局限于语言的和逻辑的分析,这是把历史的作用全部归结为主观思想的功能和活动,这样就会完全无视历史发展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客观价值。历史哲学毕竟是有其特定的客观对象和问题的。正如同分析哲学的分析研究,并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哲学问题一样,分析/批

判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历史哲学本身固有的问题。历史哲学并不是历史科学,它只是对历史科学的哲学批判。

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这二者的弊病都日益明显,能否以一种其他的方式克服这些弊病,进而使历史哲学在新的时代中展开新的旅程,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西方历史哲学的历史使命。

思辨历史哲学的问题关乎人类历史的命运,而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则力求澄清人类认识历史的途径,进而确证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在哲学的层面上,前者意在探讨历史本体及其在时间中的展开方式,后者尝试分析人们认识历史的思维过程与成果的可靠性。前者可归为历史本体论,后者则属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对历史本体的研究需要精细的历史思维充当认识的前提,而再精细的历史认识如果不运用到历史本体的研究中,就不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思辨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辩证法一直期待着从二者中升华出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欧陆语言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共同影响,促成了历史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折。对结构主义、后现代思潮为基础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以及正在进行的对历史记忆、历史思维的探讨,逐步揭开人类进行历史认识的神秘面纱。人们开始意识到,对历史进行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分析和批判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前提,即任何人在进行历史认识的实践活动之前,已经存在着支配主体实践行为的某种特定的历史观或世界观。这种历史观或世界观的根本组成,正是对历史本体的认识。于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正借助于分析/批判历史哲学在历史认识方面的成果,重新探讨以往思辨历史哲学的主题,这就是人类与世界历史的命运。显而易见,历史哲学家在对一种特定的历史观或世界观进行说明之前,其标准恰恰是他自己所持的历史观或世界观。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历史认识论基础上进行的分析和批判,不啻于一种思辨世界历史观念的重建。

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凭借着历史认识理论成就,转而开展对世界历史、普遍史或总体历史这种思辨历史哲学主题的讨论。而以威廉·麦克尼尔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也尝试着还原到人类认识的层面,在历史与科学世界观之间寻求某种时空联系。思辨历史哲学的重新兴起正在将传统历史哲学(黑格尔式的思辨历史哲学与科林伍德式的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进行优势互补,不仅如此,这一过程要求历史哲学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因为狭隘的史学观或历史认识论已经不足以承担认识世界历史的重任,只有将历史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为新的思辨历史哲学提供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21世纪已经来临,历史哲学正处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它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某些历史哲学家的思索,更依赖于普通民众对历史及其意义的客观感受与普遍要求。

2001年12月30日

对他人及其生活表现的理解

[德] 威廉·狄尔泰

作者简介 威廉·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1833 ~ 1911), 德国哲学家。在认识论领域, 注重分析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别, 并为哲学研究奠定了描述心理学和分析心理学的基础。主要著作有《精神科学引论》、《人文科学史领域的发展》、《施莱尔马赫传》等。

理解和解释是在人文科学中所使用的方法, 所有的作用都通过理解和解释来统一, 理解和解释包含人文科学的全部真理。在每一阶段, 理解都展现一个世界。对他人的理解和对精神生活表现的理解是以我们自己的经历以及我们对这经历的理解为依据的, 并以经历和理解的连续不断的相互作用为依据的。但是这里我们所研究的既不是逻辑结构, 也不是心理分析, 而是根据一种认识论的观点来进行分析。为求得历史知识, 我们打算确定对他人进行理解的价值。

(一) 生活表现

这一题目就是我所称的生活表现。这些生活表现作为一种精神的表现形式, 出现在感觉世界中, 因而使得对精神活动的认识成为可能。所谓“生活表现”, 我理解为它不仅包括那些表明或特指某些东西的表现形式, 特别地还包括那些虽不特指某种东西, 却使

精神生活成为可以理解的那些表现形式。理解的类型及其结果，依理解所面对的生活表现的类型而异。

第一类生活表现包括概念、判断、较高级的观念。概念、判断、较高级的观念是从经验中产生并从经验中抽象出来的，作为构成认识的要素，它们具有一种共同的基本特性。这是由于它们具有逻辑准则的相似性。这个相似性与概念、判断、更高观念在思想联系中所取的方式完全无关。一个判断断定一种思想内容的确实性，而不问时间、地点或它发生的由来如何。确切地说，同一性概念的意义就在于此。一个判断，对于作出这个判断的人和理解这个判断的人来说都是同一个判断，可以说，这一判断一成不变地人人相传。当理解指向任何逻辑上完整的思想联系时，这理解就具有这一基本特性，即它研究的是保持着相同的同一性的纯粹思想内容，而不问其来龙去脉如何，因而这理解在这里就比它研究任何其他生活表现时都更加精确。但同时对于已经懂得它的人来说，它并没有说明关于它与其背景的关系，也没有说明关于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判断的基本特性就是这样的，以至可以说，这些判断并不往回指向它们来自其中的个人生活，所以也就不要求从判断追溯精神联系。

行动形成另一类生活表现。一个行动不是起源于一个要传达信息的意图，但是通过行动及其目的的关系提供了信息。行动与其所表现的精神状态具有规律性的联系，而这一点允许我们对那些精神状态常常作出正确的设想。由环境决定的精神生活状态引起了行动，而行动又是这种精神生活状态的表现形式，因而把这些精神生活状态与其所依据的整个生活联系区别开来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决定性的刺激决定着各种可能的行为。可是，无论我们怎样看待它们这种可能性，行为只不过表示我们性格的一部分。我们内在的种种可能性由这行为所破坏，而行动又脱离开生活联系的背景。如果没有一个能够把环境、目的和手段以及生活联系都结合起来的解释，那么，对于它们从中产生的内心生活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理解。

这种解释同我称之为自发的经历表述完全不同。经历表述和它所依据的生活与掌握它的理解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经历表述包含的精神生活比内省所能包括的要多。经历表述把精神生活提升到意识不能说明的高度,然而经历表述的性质在于,经历表述及其表达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非常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来确定,经历的表述无法判断真假,只能判断是否诚实,因为伪善、假象甚至谎言都歪曲表述与所表述的精神活动之间的关系。

某一表述对人文科学可能具有的最大意义,取决于一种在上述这一点上展现出自身的差别。凡是在日常生活中有其起因的事物,都为当时的利益所决定,它的真正意义时时在变化。有一很棘手的难题在于 在实际的利害冲突中,随着我们自己的处境发生变化,每一表述都可能是在进行欺骗,而其意义也随之改变。但是,当欣赏一些精神活动已经脱离开它的作者的伟大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就进入假象和欺骗已不复存在的境界。因为环境决定艺术作品的创作(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详述),所以没有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会反映同它的作者毫不相干的情节,但实际上,这样的艺术作品的存在同它的作者的存在与否是完全无关的。

确实如此,一部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屹立不动,与世长存,如果综合起来看,那是能够正确理解的。因此,在人们的行动和我们的认识的中间地带别有天地,其中,生活揭示出观察、思考和推理所达不到的深处。

(二) 理解的初级形式

理解首先在适应实际生活需要中发展。人类处于彼此交往中,他们必须互相了解,每个人都必须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初级的理解形式好比字母,能够组成可能的理解的高级形式。我把初级理解形式理解为一个简单生活表现的意义。在逻辑上,这一点可

以表述为一个类比推理过程的结论。这一结论是通过表现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之间有规律性的联系作出的。的确,在任何一些特定的生活表现类型中,简单生活表现都可以这样来说明。一行字母,一一排列,拼写成词,然后成句,就是一个陈述的表达形式。一个面部表情,表明了悲喜。组成有整体意义的动作的基本动作,像提起一物体、打下一榔头或锯断一块木料等动作,我们看了就明白都有一定目的。不过,初级理解可以说并不回答整个生活的来龙去脉,也并不使我们认识到这些目的也许就是从中而来的任何推理过程。

初级理解过程所依据的基本关系是表现及其表现出来的精神之间的生活联系。初级理解不是通过查果求因来进行的。哪怕更仔细地说明,我们也不能把初级理解看做这样一种过程,从一定结果追溯到生活联系中的某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使结果成为可能。当然,这种因果关系是实际情况中固有的,因此总是引导人们把前者同后者结合起来,但实际上未必有这种结合。如此互相结合的因素,彼此之间以特殊方式发生关系。这里,出现于初级和高级等各种理解形式中的生活表现和精神实在之间的关系,也见之于最原始的理解形式中,正是通过这种关系,精神生活倾向于表现自身,然而它并不强烈到压倒理性的表现。

例如神态和恐惧这两者形成统一,而不是保持不同的方式,其依据就是生活表现和精神实在之间的这一根本关系,但是,现在所要谈的是初级理解形式本身的根本性质。

(三) 客观精神与初级理解

我们在别处已经指明客观精神对人文科学中认识的可能性的意义。所谓客观精神,我把它理解为是有多种形式的,其中各个人所具有的共同特征都具体表现在感觉世界中。在这客观精神中,